

张凤台“砍道”

今天,当人们走在长白至临江G331国道上,人人都感到风光无限,美轮美奂,可是你知道当初修这条路有诸多难以置信的故事吗?据长白县九道沟故事家刘豫说,他小时候,姥姥给他讲了一个“砍道”的故事。

那是清光绪三十四年(1908)年,那一年张凤台被委任长白府设治委员(县令)。一次,他去临江办公事,在鸭绿江坐木排一下子掉进江里,差点淹死,于是他决心修条路,以方便山里的百姓外出。可是,那时候修路容易吗?完全是在悬崖老林里修路,所以叫“砍道”。

“砍道”,就是在长白到临江的老林里“砍”出一条路来。

而这条路,就是今天长白至临江的龙华岗驮道G331核心段。

说的是那一年,张凤台凑足了五千大洋,用一个“款车”拉着,他亲自护送,直奔临江铁匠烘炉(临江林业机械作坊前身)去打制“砍道”用的铁钎、锤子、斧头等工具。

这一天,当“款车”行至八道沟(飞机岭)崖上时,突然有一个人拿着两只手榴弹,站在龙华岗驮道中间,并一下子贴在“款车”上,大胆地对赶车的兵丁说:“对不起,这几天兄弟们手头紧,你车上的货色,我们要派用场!”

赶车的兵丁蔑视地看了他一眼说:“你难道是吃了豹子胆?你知道这车货色的主人是谁?”

那土匪问:“是谁?”

“长白县令,张凤台!张大人!”

对方听后,冷视地哈哈一笑,说:“我不管什么人、什么台,不给我,我现在就拉响炸弹,让这些货色都飞落悬崖!江底!”

是啊,下场就在眼前。

如果此人一拉响手榴弹,买工具的大洋就会散落而去,落入悬崖江底了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,忽听一人说:“慢……我来了……”

土匪一愣,问:“你是谁?”

对方说:“我就是张凤台!”

大家一看,就在“款车”后面一顶轿子里,走下来一名官员。只见他,一身陈旧的官服,由于长途跋涉鞋都破得露出脚趾头,风尘仆仆的样子。他上前说道:“小伙子,有胆量,咱们有事好商量!好商量!何必刀光剑影?兄弟如有困难,我张大人一定大力相助……”

“这……”就在那劫道土匪一愣之际,兵丁们一拥而上擒住了他。

兵丁们气得举刀就想对他下手!

只听张凤台县令说:“慢,让他死个明白!”

原来,此人是八道沟、九道沟一带著名的土匪,报号“压东洋”,本也是生活贫困,又受日本人气,于是领着百十号兄弟入山林了!

张凤台适时地说:“好小子!我钦佩你的勇气,可你知道我这些大洋的用途吗?我是为了修路,解决这一带百姓出行的困难。你想

用多少大洋?可你先拿!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压东洋”一下子惊愕了,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就在这时,又见林子里出现几辆牛车,每辆车都拉着孕妇、产妇。原来这一带,交通十分不便,林子深处的村落六道沟、大阳岔、转阳山、宝石沟等村民,一有病人和孕妇,家家都要提前从村子里把人运出来,在八道沟旅店、大车店住下,不然就来不及救治。那些赶车拉病人、孕妇的老板子一见县令张大人筹款修路,一个个都跪下了,连连地说:“谢张大人修道恩德!”

此时,县令张凤台适时地对“压东洋”说:“小伙子,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,一条,我就地处死你!”

“压东洋”问:“另一条呢?”

“另一条,你率弟兄们进我的砍道队,我给你们发大洋,供你们活路!”



曹保明 讲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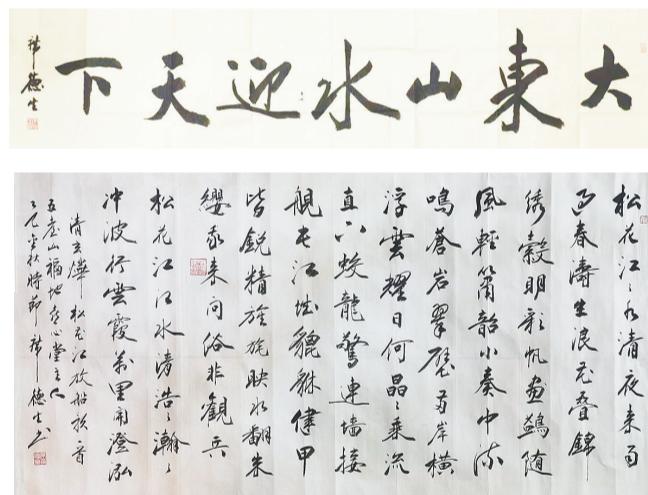
不用说,当下“压东洋”就服了。他下令山林队归顺官府,与县令一起修那艰险的山林公路——长白至临江的龙华岗驮道,为民造福。

据说这伙山林好汉有很多后来成了张凤台“砍道”队的主力,他们为今天的G331老道也出过力。

后来人们说:
张凤台,张凤台,
砍道故事传长白;
今天古道记住他,
又有智来又有才!

雾凇年年有 笔墨岁岁情

李景辉



共鸣。他为我讲三晋故事,晋商驼队踏出的诚信之路,古城墙传递藏匿的千年光阴,黄河奔腾裹挟的华夏气魄;我为他绘吉林风物:长白山绵延的林海,黑土地孕育的淳朴,开发区蒸腾的活力,还有中国四大自然奇观之一的雾凇。千里相隔的两座城,在一言一语间文脉相连,心意相通。

未曾想,我随口提及的吉林之好,竟让这位深耕中原的书法家动了真情。相识两月,一个裹着山西风尘的包裹翩然而至。展开宣纸,墨香氤氲:“只争朝夕,不负韶华”八字笔力雄健、筋骨分明;“生态文明底色,彰显发展成色”两句,精准勾勒吉林开发区魂魄,将生态之美写得入木三分。先生还附寄了独创的“福”字系列——“步步高升福”“今生有福”“平安福”“全家福”等,每一幅都结构精巧、意蕴深远,让祝福与艺术完美相融。

我们的情谊,便始于这般文化

享誉业界。中国书协名誉主席沈鹏先生盛赞其作品“笔墨潇洒,清心流畅,万物气韵,生动气象”,实至名归。那幅墨宝至今悬于我书房,冬日寒风掠过窗棂时,我仿佛总能望见他伏案挥毫的模样:老花镜后目光专注热忱,一笔一画都饱含着跨越山水的牵挂。

微信成了我们的交流纽带。席先生的热忱隔着屏幕满溢而出:“松花江开江时,冰排撞击是不是震天响?”“高句丽王城的传说里,藏着多少先人的智慧?”他的好奇心与探求欲,宛若青年。我亦打开话匣子,从北大壶滑雪场的喧闹到松江中路十里长堤的晨雾,从龙潭山古寺的钟声到乌拉街满族镇的民俗,细细道来。先生听得专注,时而发来感慨,字里行间满是对关东大地的向往。他更成了吉林的“义务宣传员”,在山西文友圈中细数此地美景与发展,让更多人知晓黑土地的豪爽与灵秀。

据闻,先生的墨迹早已遍及大江南北:全国四百余所佛教圣地的匾额楹联多出自他手,黄河碑林、翰园碑林刻有其作,毛主席纪念堂、山西省政府亦有收藏。但这些成就,他闲聊时从未提及只言片语。

往来数载,最珍贵的仍是先生寄来的笔墨。去年春节前,快递小哥扛来沉甸甸的包裹,拆开满室喜庆:红彤彤的春

联、亮闪闪的福字,透着挚友真情;“大东山水”“激流勇进”两幅力作,笔墨酣畅、气韵生动。吉林文友闻讯而来,品鉴后纷纷赞叹:“这字里有书法的筋骨,更有朋友的温度!”

我忍不住向大家讲述席先生的故事:他创办书法特色学校,培养学子数万人,不少弟子已成全国及省级书协骨干;他开展“写好中国字,做好中国人”公益教学,走进28所中小学,手把手教孩子们握笔运笔,让墨香浸润童心;他斩获中日书展金奖、全球华人书法展二等奖等诸多荣誉,2008年更与李铎、权希军等大家一同入编《书坛五杰》。可这所有荣光,他从未向我炫耀,正如他的为人——温润如玉,谦和坦然,将所有锋芒都藏进了笔墨深处。

又至冬日,松花江畔雾凇如期绽放。席先生的包裹亦如约而至,恰似凇花落枝,带来无尽喜悦。除了新春祝福,更有一幅康熙《放船歌》书法力作,笔墨间既有晋地书法的厚重,又含关东山水的灵秀。他在附言中写道:“与吉林诸君共享,愿山河无恙,情谊绵长。”

他总念叨:“啥时候来山西,我带你去看黄河壶口的奔腾,逛平遥古城的街巷,尝尝汾酒的醇厚。”可惜琐事缠身,这份约定至今未成。但遗憾未减情谊,反倒让牵挂愈浓。每次微信聊天,他总不忘叮嘱:“别太累,注意身体。”朴实用家常话,比任何华丽辞藻都暖人心扉。

山西与吉林,虽隔千山万水,却以笔墨架起无形之桥。席德生先生的书法,是中华文化的传承,更是我们情谊的见证。他的笔墨里,有三晋大地的五千年文脉,有“写好中国字,做好中国人”的赤诚;我的叙述中,有吉林江城的冰雪奇观,有黑土地的踏实热忱。

这份跨越千里的文友情,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,却如松花江流水,静静流淌,愈沉淀愈醇厚;又如长白山青松,历经寒冬,愈发苍劲挺拔。

雾凇年年如约至,笔墨岁岁寄情深。愿这山水相隔的友谊,如先生的书法一般,经岁月打磨愈发温润绵长;如冬日雾凇一般,清冽纯粹,恒久弥新。

“一条大河波浪宽,风吹稻花香两岸。我家就在岸上住,听惯了艄公的号子,看惯了船上的白帆。这是美丽的祖国,是我生长的地方……”寻声望去,只见石径旁的一条长椅上,一名老者微闭着眼睛,静静地斜依在那里。这首《我的祖国》,就是从他身边的“红匣子”里飘出来的。

“老人家,咱俩有同样的喜好,我也喜欢这首歌。”听罢此言,老人蓄满皱纹的脸颊泛起了笑意,他拍着椅子让我坐下,动情地说:“这就对了,很多娃娃听我放这老歌,都绕着走。你也喜欢这些老歌,坐下咱们聊聊。”老人很健谈,不用我问就讲起了他的过去。

老人叫许永昌,十七岁那年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。入朝后,连队领导见他年龄小,就让他当了通信员。在炮火连天的前线,他所在的部队不畏强敌,英勇作战,越过清川江,收复了平壤,一直打到三八线的临津江,直逼汉城。在渡江战斗中,敌人为了阻止志愿军过江,阵地前设置了路障、铁丝网、地雷。战士们在连长的带领下,虽然有了伤亡,还是登上了对岸。在突破第二道防线时,敌人暗堡里的机枪突然响了,董连长一个趔趄,扑倒在地上。排长王殿臣拽起爆破筒,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。随着“轰隆”一声巨响,敌人的暗堡飞上了天,可王排长却倒在了血泊中……

归国后,许永昌一时一刻也忘了那些生死弟兄,时间越久就越强烈。为了排解心里的郁闷,他有机会就对子女或朋友讲述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。有时就一个人在这幽静的角落里,听听这些红色的老歌,缅怀老战友的音容笑貌。

红色的小录音机里,又响起了嘹亮的歌声:“五星红旗迎风飘扬,胜利的歌声多么响亮,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……”这激昂的歌曲,像一缕煦暖的春风,把我带回到那火热的创业年代。我和老人家不由自主地哼唱起来:“各族人民站起来了,意气风发斗志昂扬……”

老歌情怀

郝兴来